

古人食事

□ 蜀水巴人

一粥一饭，可以隐藏许多故事，也可以见出人生态度。

《晋书》记载，西晋开国元勋何曾，位列三公。其父何夔担任过曹魏朝廷太仆，他少年时就袭封阳武亭侯爵位，曾经协助司马氏夺权篡位。这样一位“官二代”，从小就养成了奢华奢侈的脾性，尤其在饮食上，不厌其精。“帷帐车服，穷极绮丽，厨膳滋味，过于王者。每燕见，不食太官所设，帝辄命取其食。”宫廷盛宴全都不入何曾法眼，逢御宴，非得食用自己家厨烹调的东西。他每日的饮食开支至少在万钱以上，尽管如此，还一再感叹“无下箸处”——“何曾食万”，高度概括了他的骄奢之状。有其父必有其子，何曾的儿子何劭，“简贵有父风，食必尽四方珍异。一日之供，以二万为限。”攀豪比阔方面，这对父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

开创开元盛世的唐玄宗，为了欢迎安禄山和哥舒翰的朝觐，专门在驸马府设宴，特命高力士和供奉官张罗。宴席席面如何现在难以详知，但一款叫做“热洛河”的食品，还留在了《唐书》的记载里：“使射生官射鲜鹿，取血煮其肠”。烹饪新鲜的鹿血肠，是因为“翰好故也”——哥舒翰最中意的食物。短短一句“翰好故也”，除了透露帝王关照臣下的饮食爱好以外，更是点出了唐玄宗笼络边将刻意市恩的深远用意。

阅读古籍中的一些饮食故事，就会知道，即便同为官吏，其食性品行也有天壤之别。《北史·卢道虔传》载：“卢道虔为尚

书，会同僚于草屋下，设鸡黍之膳，谈者以为高。”“鸡黍之食”，最早见于《论语》，“杀鸡为黍而食之”。卢道虔与同僚会于草屋，食之鸡黍，何其简也。然而，“简餐”鸡黍，却并不减弱故人情谊。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”——孟浩然的感觉道出了鸡黍之食的弥足珍贵。

孟宗是三国时期吴国大臣，此人还是“二十四孝”中的“哭竹生笋”之主人公。他在做盐池司马(主征鱼盐捕采之税的职官)时，自己张网捕鱼，而后做成鱼鲊寄给了母亲。不料，其母原物退回，而且带话给孟宗：“汝为鱼官，而以鲊寄我，非避嫌也。”有母如斯，为官的孟宗焉能够不廉!

《东观汉记》记录了贺玄的一则故事。“贺玄，字文弘，为九江太守。行县赍持干糒，但就温汤而已。”翻译成白话即是，贺玄太守到县里视察工作，自带干粮，就一碗温水便解决了一顿工作餐。身为太守，自律如此，读到此处，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。

人的一些饮食故事，当然还有一些有趣的记载。王邵，是隋朝并州晋阳(太原)人，他自幼酷爱读书，少年即以博闻强记知名于时，成年后屡任著作郎、秘书少监，为当时史学大家。《隋书》写他“笃好经史，遗落世事，用思既专，性颇恍惚”。此公一旦扎进经史之中，不但柴米油盐不闻不问，而且看上去人也变得神经兮兮。如此，故事来了——每到吃饭的时候，王邵仍然惦记着自己的事情，“对食闭目凝思”，眯着眼念念有词。而“盘中之肉，辄为仆从所

食”。等到王邵伸筷子的时候，只觉得盘中肉少，遂以为厨子偷吃，因而“数罚厨人”。厨子气不过，告以王邵实情，并且在仆从又一次偷肉吃时，厨子当下抓了一个现行，王邵这才免了责罚厨人。

南北朝时期仕于梁朝的傅昭，历任御史中丞、秘书监等职。《梁书》写他清静为政，“性尤笃慎”。有一次，傅昭的儿媳妇家送来一些牛肉，儿媳自然要孝敬公爹。傅昭一见，颇有些犯难。于是，傅昭把儿子找来商量，原话为：“食之则犯法，告之则不可，取而埋之。”可见，在古代耕牛并不能随意屠宰——面对亲家公送来的牛肉，傅昭“食之”“告之”均为难，只好悄悄埋掉。读至此处，不能不为这个可爱的老头儿莞尔。

南朝时期宋、齐文学家周颙，工隶书，善老、易，精于佛理。他于钟山西筑隐舍，“终日长蔬，颇为以适”。朋友问他“山中何所食”，周颙回答：“赤米、白盐、绿葵、紫蓼”——仔细玩味，山中饮食可能并不限于如此“四色”。可是，所嗜“四色”，却表明了主人公的隐逸情怀——与“何曾食万”相比，虽然未见豪奢，但此类“四色”亦非常人能及——

真正拥有周颙推崇的“四色之食”，恐怕非仙即道。



雨落春窗

□ 任随平

喜欢一场雨，在春日里落。

最好在乡下，最好不疾不徐，如纱似雾，山野，庭院，田地，菜园，青青瓦舍，发了鹅黄嫩芽的河畔柳，素朴，素净，娴雅。而这一切，正好落在一场烟雨中。

我喜欢“烟雨”这个词，江南多烟雨。江南的烟雨渺渺茫茫，若素锦，被柔风轻托起，十里长巷，那么宁谧，若水墨画，水墨画却很难勾勒出轮廓来。江南春早，烟雨起时，石板巷的尽头，小桥边，花事繁华，烟雨衬着，仿若谁人失手打碎的景泰蓝碎片，雅气得令人不忍捡拾。我喜欢这样的景致，于是喜欢读江南的画，江南画作多典雅，让人思绪纷呈。其实，身处北地，我更喜欢一场烟雨笼着山野，笼着村巷。

笼着山野的烟雨，袅袅，濛濛，淡雅若裙纱。北地的山少了突兀，一脉相承，环绕绕，将大大小小的村巷围拢起来，村庄便成了养育在包围里的婴孩。雨落起来的时候，山野苍茫，雨雾总是倏忽之间从山那边翻过来，翻过来的雨雾迷迷蒙蒙，烟岚一般，比人家屋顶上的炊烟浓重些，又比淅淅沥沥的秋雨轻薄些，在浓重与轻薄间，弥散着，挪移着，从山顶上漫下来，羊群有时也会从山顶上漫下来，漫过青草的高度，漫过春天长高的速度。漫下来的烟雨笼着整个村庄，青青瓦舍浸润在烟雨里，风停在村巷之外，在阡陌纵横的田畴间游荡，像头戴斗笠荷锄而立的长者。风静止下来的时候，总是学会守望，守望田野，守望村庄，守望成长中的每一个事物。

烟雨中翻飞的鸟雀，是画幅中的灵物。它们喜欢驮着烟雨飞，驮着烟雨，很是风雅。驮着烟雨飞翔的鸟雀是生长在天空中的诗人，它们划过一道弧，又划过一道弧，在田畴之上，在高耸的瓦脊之上，读唐诗也有这弧线的丰韵，旖旎动人。宋词是鸟雀脊背上的烟雨，绮丽，朦胧，“月朦胧，鸟朦胧”，我通过鸟背上的烟雨揣测一只鸟翻飞的心情。翻飞的鸟雀有晚明

小品文的精致，有烟火气，烟火气与村庄搭配，有诗情画意，有古意。有古意，就是一幅好画。

有时候，我站在一棵粗皮老槐树下望烟雨，更多的时候，烟雨是从晨醒间就落起来的，我就顺势趴在纸窗上向外望去。

纸窗落雨，是画集的封面。

纸窗，散发着木格窗棂的香气。木格窗有旧气，旧气好，有酒的醇香，有古书的韵味，我喜欢木格窗棂的旧气，喜欢轻轻掀开木格窗，一扇，或者两扇，那吱扭的声响就是一句好诗，掀开来，风就挤进来，挤进窗棂的风是好诗的韵脚。有时候，挤进窗棂的风还带着雨丝，落在乡间的雨丝是甘甜的，清凉，清凉的味道是王维的文字，是周作人的散文，是车前子的《懒糊窗》。《懒糊窗》好，适合在落雨的此刻，靠着木窗，一个人读，或者，和窗外的烟雨一起读。

读好文字，读烟雨。蓦然，一只鸡雏从后院跑出来，滑倒在庭院的转角处。

纸窗里的风景，烟雨迷蒙。

春日若浅

□ 黑牙

操场上的事物
有着不一样的生命形态
它们通过静止的方式
模拟不朽。对春天麻木的人
在暗流涌动的水杯里藏身
他的渴求与妄想，有如微尘
雨水是个名词
雨季仍遥不可及

掠过屋顶和树梢的大雾
只是旁证。同为修行者
角落里的残雪
一季得两枚足印
盆中的洋绣球
一日得三菩提
窗前怀抱忧思的人
一生得半颗心

诗绪

三月，你叫雷锋

□ 寒星

三月，阳光暖了
你就是一缕温暖的阳光
敲开冰封的大地
把春的推文头条置顶

三月，花开了
你就是一朵绽放的鲜花
用花蕊的螺丝钉
把馨香钉在春的扉页

三月，草绿了
你就是一棵返青的小草
唧唧呀呀的枝叶
一字不落写进春的日记

三月，你还叫雷锋
到处是春风化雨的身影
雷锋，你还叫三月
听！那声音叫润物细无声

在春天里流浪

□ 刘富宏

三月的早晨，注定要
迎风流泪，冬天的创伤还在
疼痛，但我的心
已被一只喜鹊衔走

我的心是一粒种子
不管在哪里流浪，跌落
都会生长出绿色
我总是在晚上才说出爱
我抱紧孤独的自己
默默地祈祷，然后出发

一树一树的花，清明时节会
开满天空，等春雨润色
布谷鸟拾起我的梦
我在土地里找见了
冬天丢失的灵魂

女人花

□ 马桂桃

桃花，从诗经中走出
浅浅一笑
便醉了十里春风

莲花，娉婷于碧波里
轻轻回眸
就打动了季节的心

梅花，凌寒自开
疏影横斜
将高贵押韵在冬日的枝头

女人花，绽放在三八
如桃、似莲、像梅
妖娆了时光，生动了年华

